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九回 孤山寺北賈亭西

法蒂瑪自出道二十餘年以來，她的青春與活力，就在為康東布雷信眾排難解紛中，悄悄逝去。要說起信眾的問題，其實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瑣事，諸如生兒育女、婚嫁應酬以及夫妻失和、朋友反目等等。這種事對外人是痛不癢，但對升斗小民而言，生活就是一切，心裡掛慮的也只有這些事。有一天，在一個聚會上，一個信徒在過火時，不小心踩到另一個信徒。那踩人的仗著剛過完火，有神明附體之威，完全不把被踩的人放在眼裡。而被踩那人原本就色厲膽薄，他大叫：「大神贊古啊！他不過先走一遭，憑什麼神氣？」

踩人的人說：「憑什麼？贊古神喜歡我！」

被踩的人說：「不！大神贊古最喜歡我了，不信你問神去！」

踩人的惡狠狠地說：「就憑你？有膽的在火上見！」

被踩的人哪裡肯服輸，使勁推了對方一把，被推的人腳下一歪，踉蹌後退，竟自摔到在火堆裡。這時大神也不保佑了，摔跤者鬼哭神嚎，等被眾人扶起時，背上的皮肉已經焦黑了一片。

法蒂瑪立刻趕過來，先用符水為他止痛，消毒殺菌，然後作法召神，為雙方化仇解怨。事出突然，她匆匆作法，卻忘了一個動作：點一種信香。那是「神人」之間的一種「介面」，信香一燃，人的神思恍惚，誰都能到達與神溝通的境地。

法蒂瑪本人早已進入清水長老教導的第六層境界，從那裡隨時可進入靈魂界，就能得到一般人所說的「第六感」。事實上她還到過更高的境界，只是她打心底厭惡某些行法鬥狠的暴力舉動，寧可停留在第六層中。

清水長老所習的，是所謂的「意識修行」，前五層是強化視、聽、味、嗅、觸等感官能力。修行人先要做到眼如鷹、聽如犬、味如蝦、嗅如蛇，觸覺如蜘蛛，然後才能修煉第六感，知道概略的過去未來。然後，第七層是鬼魂境界，第八層是神力境界，第九層則是無上太空境界（或稱宇宙本體境界）。

在第六感的境界中，法蒂瑪看到這些信徒彼此的恨意，那是長久以來所蘊結的。如果要化解，她就必須進入更高的境界，否則充其量只能以理性開導。在她的經驗中，這些信徒所需要的並不是「道理」，而是被不可抗拒的力量約束的一種「無責任感」。

比如說，老天下雨了，人被淋得透濕；河水泛濫了，田地房屋付諸東流。不論這些損失有多大，人們除了愁眉苦臉外，連對老天的憤怒都只敢隱藏在心底。但若走在路上，被人潑了一點水，那可是共戴天的深仇大恨。這種心理便是「責任心」所造成，前者超出「人」的責任範圍，誰都作不了主，只得認了。後者人以為自己能作主，是可以抗拒的，就認定自己的尊嚴受到侵害，需要維護。

在當前情況下，法蒂瑪決定進入第七層境界，行這種法術有個先決條件，就是當事人必須藉信香接引，否則無效。她察覺到剛才忘了點信香，難怪！在一般情況下，大神未附體之前，當事人都會安安靜靜地等待著。不料這次被火灼傷的一方群起鼓噪，眾憤難泯，場面一直無法控制。

法蒂瑪早就受不了信眾的愚昧，她已經到了該退休的年齡，只因心中放不下這分責任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忍耐下來。這一刻，她氣沖牛斗，渾身噉戰，怎麼都捺捺不住，她一躍而起，跳到炭火上，跡近瘋狂地在火花中飛舞。

走火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古老習俗，是各個民族成長必然經歷的過程。初民在懂得穿鞋之前，都是赤足走路，腳底的「胼」起碼積了五公釐厚度。肌肉中原有八成是水分，腳底則不足六成，神經末梢早已死去，所以痛感不強。

只要炭火在攝氏一百五十度以下，連續時間不超過二分之一秒，而且火灼面積在一平方公分以下，三分鐘之內，胼部幾乎只喪失一成的水分。因此，走火可以說除了心理層次外，不會造成任何生理的損傷。

現代人已習慣穿鞋，又善於保養，胼部厚度不超過兩公釐，對火灼極為敏感。環境因素再加上心理因素，過火便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超能力。

法蒂瑪穿著白長裙，頸上掛著幾十串有「法力」的珠鍊。她飛舞旋轉，口中唸唸有詞，陣陣旋風煽起無量無數紅霞火花，串串珠子相互激盪，擦撞出五彩光芒。信眾受到感染，無不如痴如醉，跟著高呼酣舞。

法蒂瑪身體完全失去感覺，輕飄飄地，她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。那裡一切都是玄色的，並非全黑，而是黑中帶紅、若有似無。正當她細細觀察，想要辨清方向和地形時，清水長老突然出現眼前。

長老說：「法蒂瑪，我對妳說過『弱者可救不可扶』，記得吧？」

法蒂瑪一看是長老，激動得撲在地下，抱著他的雙腳，說：「師父！終於見到您了！這句話弟子無時無刻不放在心上，就是想不通是什麼意思？」

長老說：「女祭司不能做太久，妳應該努力進修，更上層樓。」

法蒂瑪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可是這些人實在可憐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誰不可憐？你要可憐他們，他們會躺在那裡，億萬年都不起來。」

「師父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時間到了就該離開，事不宜遲，趕快培養一個祭司。」

話一說完，長老就要隱去。法蒂瑪急了，好在她一直抱著長老的腳，她苦苦求道：「師父！能不能告訴我，怎樣才能找到您？」

長老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法蒂瑪！不是我不願意見妳，實際上是有點困難。」

「師父，有什麼困難？我是您的弟子呀！」

「問題不在妳，我也有師父，只因有一次犯了他的忌諱，被他逐出門牆。沒有得到他的諒解之前，我是不能收弟子的。」

「可是您已經收了我這個弟子呀！」

「那是往事了，正因如此，我更不便出面。」

「哪有這種不講理的師祖？師父！讓我找他去！」

「千萬不可以這樣說！」長老嚇壞了，猛搖雙手止住她。

「為什麼？連講都不能講？」

「我就是講多了，才被他趕出門牆的！」

「我就是講！怕什麼？反正我們在門牆外面嘛！」

就在這時，長老像感應到了什麼，靜靜地停了一會。他面帶笑容，點了點頭，取出一條寶石串成的白玉珠鍊，遞給法蒂瑪說：「好了，妳的師祖已經開恩，同意我收弟子了。這是我的信物，若有急事找我，對著這串珠子默唸三聲『哇哈呼呵哄嘿』就行。我先走了，記得快找接班人，時機快到了。」

法蒂瑪突然感到腳底刺痛不已，原來她一直在火焰中狂舞，餘燼雖然都被踩熄了，但地上溫度奇高，她已在火上跳了十幾分鐘，腳底都被燒熟了。結果她雖被視為天神，這個天神卻得躺在床上，腳底裹著草藥，動彈不得。

在臥病休養期間，她看中了一個小姑娘，每天任勞任怨替她服務，恭謹異常。哪個人不喜歡順手的工具？有誰不滿意聽話的耳

朵？她指定了傳人，由於她是神，就算把狗當作傳人，也不會有人有異議。儘管人人反應奇特，她卻堅定不移。

這次遇到衣紅等人，她完全領悟了長老所說的另外一句「強者可恃不可依」。一點也不錯，人要先自強，有了本事再與強者為盟，卻不必與之長相左右。

當法蒂瑪與眾人歷險歸來，衣紅等人要去找尋法蘭德司。法蒂瑪本來想隨行，衣紅卻一力阻止，法蒂瑪也自覺心中起了變化。她憶及長老諄諄之言，便回去向教中執事言明，自己奉了大神旨令，必須在短期內退位移交。

這件事大家早有心理準備，反正一切有大神作主，誰也不必操心。法蒂瑪三言兩語交待完畢，便回房沐浴清淨，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，向東趺坐，收斂了心神，閉目默唸三聲『哇哈呼呵哄嘿』。

果然，一陣輕風過後，只聽長老說：「法蒂瑪！妳怎麼這樣糊塗？」

法蒂瑪睜眼一看，自己坐在一個平整軒潔的山洞內，長老就在正對面。她聽長老語帶責備，惶恐不已，忙問：「師父，我做錯什麼了？」

長老搖頭道：「妳怎麼把女祭司的寶座讓給一個生化人了？」

「她是生化人？」法蒂瑪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「咳！算了吧！說不定生化人做得更好。」

「我怎麼這樣糊塗？連生化人都看不出來？」

「妳也不必自責了，人類回光返照，看來已經走到盡頭了。」

「師父，難道我們不應該負起責任嗎？」

「別說孩子話，我們能負什麼責任？」

法蒂瑪無言以對，只好說：「弟子有個疑惑，昨天交了幾個新朋友。」

「新朋友怎樣？」

「他們是當局派來的，人很不錯，而且法力高強。」

「那是理所當然，當局要找人，自然會找最好的。」

「師父曾經說過，強者可恃不可依，是不是指他們？」

「豈止他們？連對我也一樣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是本教的教規，妳聽說過老鷹的生態吧？老鷹是強者，為了保障種族的生存，每次雌鷹都會下兩個蛋。孵化後，如果食物不足，小鷹的身體具備一種本能，會把另外一隻擠到巢外。人類認為這種行為殘忍無比，但在供求律上，這卻是老鷹生存的保障。」

「師父，老鷹再厲害，也幾乎被人類滅了種呢！人類的生存卻是靠愛來維持的！」

「唔！妳叫我怎麼辦？妳知道我為什麼收妳做徒弟？」

「因為我從小就在期待您！」

「因為妳生而不幸，心懷深仇大恨，我以為妳一定能保持那股恨意！」

「師父！每當我有恨時，我的心就在淌血。可是只要我懷著感激，心裡就快樂無比。難道師父要我痛苦，不要我快樂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可是，唉！可是我該怎麼說呢？」

法蒂瑪突然感到一陣昏眩，一開始她有點驚惶，但立刻就覺警覺到，不久前被薩赫丹勾魂，開始時也是這種感覺。她念頭一轉，便一任自然，靜攝心神，調勻呼吸，讓身體搖搖晃晃，萬感不滯於心。過了許久，一切又都平靜下來。她張目一看，長老睜大眼睛正望著她，好像發現什麼奇珍異寶，欣喜不已。

「師父，請原諒我失態，剛才頭昏了一下。」

「頭昏了一下？法蒂瑪！妳知道嗎？剛才妳通過了師祖的考驗。為師的到今天為止，都還沒有這種能力，只要妳師祖一召魂，我就只好任憑擺佈。妳是怎麼做到的？」

這時，一陣低沉堅實的聲音由地下傳來：「她是由薩赫丹那裡悟出來的，看在法蒂瑪面上，莫瓦胡，今後我承認你是我的弟子了。」

長老聞言，心驚膽戰，他最怕的就是這件事。師父收歸門下，就表示又將受到嚴格的控制。他忙說：「多謝師父大恩，可是弟子功夫荒疏已久，不能勝任了！」

那聲音說：「誰在乎你？有你這個徒弟就夠了！」

長老急道：「她心腸太軟，恐怕師父不滿意。」

那聲音怒道：「怎麼？你是不想回師門？」

長老忙說：「不敢，弟子只怕她不能達到您的要求。」

「不能滿足我的要求？笑話！不能滿足也要滿足！」

長老神色大變，口裡只說：「多謝師父指導。」

「指導？還早得很！老鷹翅膀還沒有長硬哩！」

長老說：「法蒂瑪什麼都不懂，我會好好調教。」

那聲音說：「好，你先把本門法器交給她，等到只剩下你們兩個，就是回聖山的日子！」說時，那聲音逐漸隱去，到最後一句，只剩下一縷風聲了。

長老從身後一個錦織盒子中，恭敬地取出一串紫玉珠鍊，慎重掛在法蒂瑪頸項上，口裡唸著：「真理門大弟子莫瓦胡，奉師命將本門法器交付再傳弟子法蒂瑪。此法器與人共一體，器存人存，器亡人亡。」

法蒂瑪領受完畢，見長老愁眉難展，便問：「師父……」

長老將一指按在脣上，示意法蒂瑪不要多說，朗聲道：「快謝謝師祖恩典。」

法蒂瑪會意，叩頭謝道：「謝祖師恩典。」

長老又說：「來，先不要說話，學我做幾個動作，讓我看妳有沒有進步？」他邊說邊取過一根棍子，在地上畫道：「師祖在聽，不可出聲！」

法蒂瑪接過棍子，寫道：「師祖這樣可怕？」

長老寫道：「師祖要妳像幼鷹一樣，做個最強者。」

「弟子不要。」

「妳沒有選擇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要多問，否則有危險！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怕什麼？怕的是連死都沒有機會！」

「師祖到底是誰？」

「我不能說，這是門中的規矩。師父曾說，他要在每一個國家收一個徒弟，那就會有上百個徒弟。但在收了幾十個以後，他就認為徒弟太多，品質不佳，鼓勵我們自相殘殺。現在只剩下六個，一個外號叫地獄王的若傑法力最強，是我的師弟，差不多的師兄弟都是他害的；再下面一位叫朱仁，這人心腸毒辣，神鬼莫測。妳第四位師叔，素未謀面，連我都叫不出名字。法蘭德司排行第五，是個標準的生意人，嘴甜心狠，誰都不得罪。薩赫丹最末，他入門不久，我就被逐出門牆了。」

「您為什麼被趕出來？」

「因為我不肯殺人。」

「那以後怎麼辦？」

「不要急，慢慢想法子。當前急務，是先設法穩定妳師祖。」

「怎麼穩定？」

「表現一下積極爭鬥的狠氣！」

「如果不夠狠呢？」

「那妳師祖就會派人來對付我們。」

法蒂瑪眼睛一亮，那兩位師叔曾經欺負過她，倒是個報復的好機會。但是，能這樣做嗎？只為自己出頭，就不顧他人死活？可是，眼下已捲入這個漩渦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可能了，怎麼辦？

長老見她臉上陰晴不定，立刻寫道：「妳師祖最恨人忍氣吞聲了，他的名言是要拼才會贏！有話就大聲說出來，不要讓他疑心！」

法蒂瑪便大聲說：「師父，五師叔和六師叔曾經欺負我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長老大聲回答：「怎麼辦？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！」

「可是，那時他們不知道我是您的弟子呀！」

「管他知不知道！我門中人是絕對不能吃虧的！」

「不吃虧也不行呀，我法力比不過他們！」

「比不過也要比！本門名為真理門，俗人稱做真理教。真理就是『物競天擇，弱肉強食』！妳不爭回這口氣，就不夠資格做門中人。」

法蒂瑪覺得師門過於霸道，但正如師父所言，她沒有選擇！除非她脫離本門，她想到就寫：「師父，我能不能脫離師門？」

長老一看，嚇得立刻用棍子把字跡塗亂，說：「這樣吧！我陪妳去討公道！」

法蒂瑪忙道：「師父，這事不能讓您出面，我贏了也沒光彩。」

長老說：「妳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裡，我陪妳去，如果妳輸了，我再上場。好歹我是真理門大弟子，怎麼能讓師門丟臉？」

法蒂瑪見長老一再示意，便說：「那謝謝師父了！」

長老說：「法蘭德司有四五個家，他是狡兔三窟，很難找到。還是先去薩赫丹那裡，他的法力普通，一個一個解決也容易些！」

薩赫丹家在撒哈拉沙漠中、一個隱秘的沙丘底下。大漠一望無際，觸目盡是滾滾黃塵。近來電腦當局利用衛星網大量收集太陽能，將之轉換成電流，沙漠的環境因之改變了，白天地面溫度也不過攝氏十來度左右。

溫度雖然低了，風也小了，但是沒有雨水，沙漠仍是沙漠，大風颳過，黃沙一樣漫天飛舞，絲毫沒有給當局留一點面子。

長老帶著法蒂瑪，在薩赫丹住處附近一個沙丘停下來，用真理門的通訊系統，向薩赫丹通報。裡面的人回話說，薩赫丹不在，請來客留話。長老不答理，在沙丘上搭起一個帳篷，與法蒂瑪靜靜地等著。

在這天以前，清水長老謹謹慎慎的活著，從來沒想過重回師門的問題，因為他知道伴君如伴虎。法蒂瑪一來，打亂了他生活的步調，他不得不回到魔窟中。而教主看中了法蒂瑪，更讓他憂心不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在法蒂瑪的立場，這個後果根本是始料未及的。難怪長老一直不肯說出師門，想來就是要避免這種尷尬的結局。法蒂瑪心裡亂成一團，自己由一個受人尊崇的女祭司，一變成為殘酷無情的殺手，這算什麼？

人只有在失去自由之後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貴。現在有話不能隨便講，隨時隨地要打擊別人，保護自己。人生變得有如叢林一般，人也倒退回去，成了野獸。

一師一徒各懷心事，等了一會，忽見一道輕煙，像柱龍捲風似的，「嗖」地就向沙丘裡鑽去。長老是行家，他手一伸，沙丘頓然一片火海，烈焰熾熾，黑膏般的石油竟從黃沙下滲透出來。

薩赫丹一驚，停身回頭，見是長老，大叫：「莫瓦胡！你怎麼也跟我作對？」他邊說邊往長老這裡飛來。

等薩赫丹一落地，這才發覺自己辛苦帶來的，竟是一個紅木箱子。他急得不住抓耳撓腮，直說：「糟了！糟了！」

只見法蘭德司突然出現在木箱旁，冷笑道：「莫瓦胡，你來做什麼？」他一眼看到法蒂瑪，又問：「妳又是什麼人？」

這裡薩赫丹早已魂亡膽落，明明綁架的是衣紅，什麼時候變成箱子了？搶劫法蘭德司心愛的寶貝，得罪了他，自己是死無葬身之地了。他無心追究法蒂瑪到底是誰，搶著解釋道：「這一定是師父使了挪移大法！老實說，師父要我做毒中之毒，可是我沒有那個本事呀！五師兄，我可以發誓，我要的只是那位姑娘，我要師父做什麼？」

法蘭德司斥道：「薩赫丹！你別來這一套！我才是師父最親信的人！你不必怕，我不會殺你，只要把箱子還給我就好！」

薩赫丹本來就沒打算搶那箱子，聞言立刻說：「請拿回去吧，我可是原封未動。」說罷，他手一抖，收了繩索，立刻掩身躲到清水長老後面。

法蘭德司關心寶貝，急忙趨前把箱子打開。詎料一望之下，不由得七竅生煙，破口大罵：「混帳東西！裡面是一塊石頭，一塊石頭！薩赫丹！你把我當什麼了？」他反手就是一道火光，直向三人噴來。

長老最瞭解法蘭德司的為人，只要不招惹他的寶貝，表面上與誰都能和睦相處。就算有所圖謀，他也是深藏不露，專搞秋後算帳。但若有人覬覦這些寶貝，他立刻反臉不認人，不論對方是誰，必定以死相搏。

同門師兄弟從來沒把這些廢物放在眼裡，加以法蘭德司頗知籠絡人心。所以他能屹立不搖，成為最後的競爭者之一。

今天薩赫丹竟然觸犯了他的禁忌，一場惡鬥自是難免。長老早有準備，一見紅光乍飛，立即將地勢倒轉，把三人挪移到百公尺開外，帳篷下只有法蒂瑪和那口箱子。

法蒂瑪知道師父好意，她委實也插不上手，只好隔山觀虎鬥。她隻身立在這茫茫黃沙中，遠處的鬥法激不起她的興趣，目光自然而然便落在那個箱子上。

薩赫丹怎麼會笨到搶一塊石頭來呢？等她一看那石頭，突然間，眼前的景象開始扭曲，石頭向上陡脹，原來竟是一塊石碑。偏偏碑上刻的都是些方塊字，語意頗為古雅，電腦翻譯之下，更令法蒂瑪如墜五里霧中。

漸漸地，眼前沙漠變成青天，法蒂瑪駭然，大叫：「師父！師父！」

就在此時，法蒂瑪面前擁出一團白雲，雲中出現了古畫中才有的中國美女，那美女頭梳三丫髻，上有花鈿、簪釵相飾，穿著直領窄袖綠上衣，下束石榴紅帶小藍花羅紗裙，裙裾飄曳，微露棕錦勒靴。

美女忻然而笑，說：「找師父做什麼？奇怪！妳怎麼長得像番人呢？」

法蒂瑪奇道：「番人？」

「噯！原來妳真是番人，我們這套大週天，怎麼會落到妳手中呢？」

「妳說什麼呀？我只是看到一塊石頭，結果變成雲，妳就跑出來了！」

「噯！還是師父有遠見，世界真的變了，連番人都講起官話了！」

「什麼番人講中國話？我講的是巴西話，你要有翻譯機才聽得懂。」

「翻譯機？就是塞到耳朵裡的那個小東西嗎？我以為是聽貝多芬用的！」

「妳是誰呀？怎麼這些都不懂呢？」

「看來妳是無意闖進來的，不是我等候的那個人。我們這裡是大週天，指的是人週天循環真氣的道場。既然妳來了，也是有緣，我叫若夢，在這裡修行幾百年了。」

法蒂瑪這才想起師父曾對她提起，世界上有四大宗教，一是世界性的佛教，一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和天主教，另一個是中東世界的伊斯蘭教，還有一個是中國特有的道教。顯然自己又進入另一個迷離世界了。

「修行幾百年？妳談的是道教法門吧？抱歉我不懂。」

若夢歎道：「咳！不要說妳，連我們中國人都沒有幾個懂呢！」

「那為什麼妳們還有那麼多信徒？」

「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呀！要是懂了，就剩不了幾個了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妳要知道，中國人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民族，那是因為有了『易理』的緣故。自從漢朝佛教傳入中國，有人要提倡本土宗教，於是就有了道教。宗教必有所宗，道教便以古時的隱者老子所著的一本《道德經》為經典。不料這本書沒有一點神話色彩，而且透明得如同空氣一樣，別說一般信眾不懂，連讀書人都要有很高的思想境界才能領會。

「這一來，道教只好東扯西拉，到處『借神』，最後變成大雜燴。幾千年下來，為了彌補這道鴻溝，除了捉鬼，便只好造神。」

「我還是不懂！」

「恭喜妳，妳一定能做道教的信徒！」

「為什麼？妳要知道，我是康東布雷教的大祭司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又造了一尊神祇了。」

兩人正說著，天邊爆出一團透紅的焰火，緊接著一陣強烈的震動。法蒂瑪極目遠望，紅霧紛霏，遮沒了半邊天，霧中隱然出現一個與若夢彷彿孿生的人頭來。

「嘿嘿！若夢，這種場合怎麼能沒有我？」

若夢笑著向法蒂瑪說：「我們夢景幻境是孿生姐妹，有我就有她，有她就有我。她叫若幻。不過，妳不必理會她，反正幻夢都是假的。」

天際又是一脈金光，一位凹睛突額，中年婦人兇惡的面相，從一團金氣氤氳的漩渦中擁出：「我是愛心恨情的老二似恨。」

接著青光一閃，一陣長笑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嫗浮現在青光之上，笑道：「哈哈！痛快！痛快！我便是老大似愛！難得我們似若空虛四界，今天竟來了一半。奇怪！怎麼是個番女？唔！有無本因數前定，是非不外強出頭！」

這時中天已呈現一個流轉不止的太極圖，其外有幾個光色炫麗的彩圖。右方是一圈靛青透明的光團，一個老婆婆的臉龐浮嵌其間。左邊是一團金色漩渦，有白色光點夾雜流轉，那個面目猙獰的婦女，便是藉著白點浮顯出來。頂上雲氣濃勃，珠輝玉映，光瑩欲滴，重重寶珠中便是若夢、若幻的形象。

「該打該打！分明是若似虛空，妳偏要說成似若空虛！」若幻抗議道。

似恨白了若幻一眼：「你以為若幻就是幻境嗎？你們姐妹真不如名空、利空以及權虛、勢虛來得透澈，要名正言順，從今以後，妳們兩個還是改名夢若、幻若為是。」

似愛笑著說：「你們兩個也沒長進！數百年前那場官司，到今天還沒有打完？」

若幻說：「我們是明著眼恨畧鬧，妳們兩則是暗地裡夢愛爭鋒，有什麼分別？」

若夢不依，擺出架勢道：「怎麼把我們兩個也扯進來了？再說夢愛本是唇齒，你別來挑撥了。」

似恨說：「是呀！愛恨一體，若似難分。只是我覺得愛似、恨似也不錯！」

似愛老太婆神色一變，慎重地說：「妳們不要吵了！要知道我們本居太極之中，似有似無，若是若非。如今動了凡心，竟然有你有我，半形半質。而且和那凡人一樣，儘說些無聊的廢話！不要真應了預兆，再墮凡塵了！」

若幻悟道：「是了，大姐說的有理，難怪近來我老覺得五內中有氣流轉動。」

似恨聞言，驚道：「妳也感到氣機動盪？今日之聚，顯然不是偶然。」

若夢說：「當然不是偶然，大姐，妳倒說說看，怎麼會有這段因緣？」

似愛聞言，由口裡吐出一朵燈花，花心中現出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與風不懼。四人有如半透明的影子，坐在懸突飛洄的瀑布旁，一任流水沖刷。

有頃，燈花慢慢隱去，似愛歎道：「原來師叔的小週天已經出世，寂寂中十六甲子已去！這四人是哪幾位轉世？看上去道行湛然，居然三尸化盡，果真鴻均有望矣！」

法蒂瑪滿腹疑團，問：「怎麼他們也在這裡？」

若夢說：「那裡不是這裡，小週天是一種境界，要修到三尸化盡，才有緣進入。」

法蒂瑪問：「什麼三尸化盡？」

若夢解釋道：「剛才我提到過，我們道教是個大雜燴，其實我們有相當完整的理論，只是時機沒到，尚未發揚。我教認為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只因人體有種『三尸元神』，又可稱做『精氣神』三氣。下尸居人的下體，藏精，以傳宗接代為職志。中尸居人體的胃腹，藏氣，以維持生存為目的。上尸駐於腦，藏神，以名利計謀為榮耀。三者都是妨礙個人回歸自然的根本因素，我們修行的目的，就是要去盡這三尸元神。妳看那四人，形影已將化盡，不久即可回歸鴻昊，與宇宙同在了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懂了，如果人們知道要把這三尸化盡，他們就不會想做神仙了。」

若夢說：「正是，所以我們建了一個西王母樂園，好與西方極樂世界比高低。」

若幻補充道：「豈止如此，我們還設計了代表天、人、地的『三清』，把開天闢地的祖師當做上清元始天尊，是為天；又將天上的繼承統治者捧做玉清靈寶天尊，是為人；有學問道德的太清奉為道德天尊，即為地。」

若夢又說：「只可惜文人好名，仕者近利，在初開教時期，尚有真正的修行者。到了中期，信徒漸增，為了教法、教理、教權之爭，便各說各話，弄得是非難明。明清以後，廟宇唯求美輪美奐，信眾奉養多多益善，踵事增華，道教就只剩下鬼怪了。」

似恨說：「人體這三尸元神真難化盡，要不是適才目睹小週天再現，我們這大週天恐怕永遠不能再見天日了！」

似愛說：「也未必，我們才熬了兩個人劫，再十個也不算多。」

似恨說：「對妳說來，那是當然，我卻恨我是我，一天都受不了。」

似愛說：「現在人間夢幻連連，有些人終年不醒，就靠我在一旁照顧。」

似恨哼了一聲說：「難怪！就是妳，愛之適以害之。」

似愛說：「妳就是喜歡嫉妒！讓他們永生沉醉在愛的夢鄉，有哪點不好？」

似恨忿忿地說：「當然不好！與人間真實不符！」

若夢打圓場說：「妳們爭什麼呢？一切源自孽障，誰作得了主？我的原則是夢幻由他、愛恨不計。若有功德相抵的，我也會解除他們夢幻之厄。」

若幻說：「說來容易，世人無不為己，誰肯為他人積德？」

若夢舉目四顧，說：「怎麼空虛兄弟還沒有來？」

若幻說：「前面有人鬥法，他們樂得觀戰！這是雄性的通病，總是崇拜威風！」

若夢說：「可憐可憐他們吧！還有什麼好威風的？」

法蒂瑪這才想起師父正在鬥法，勝敗生死未知，自己卻在這裡聽些莫名其妙的對話，她急問道：「請問，我怎麼才出得去？」

若夢大奇：「妳出去做什麼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師父正在沙漠中與人鬥法，我不能不去！」

若夢說：「那妳走吧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不！不是我想走，我是個苦命人，只有這個師父相依為命。」

若夢說：「好吧！我們也算有緣，且讓妳保留一次機會。不論妳在哪裡，只要喊『若夢若幻似愛似恨名空空權虛勢虛』，我們就會來接引妳。只是要注意，這種萬世難逢的機會，千萬別輕易浪費了，天大的危難我們都可以化除的。」

話剛說完，法蒂瑪眼前一暗，再一看，自己依然站在帳篷下。面前箱子如故，那塊石碑卻不翼而飛了。

再看遠處，薩赫丹環手蹲在一旁，好像受了傷。師父站在一個雲頭上，身後水火風雷，各顯神威。法蘭德司緊緊裹在一團紫虛煙霧中，繞著雲頭飛馳狂奔。他不時輕彈指頭，一道道紫色光柱直射雲陣，登時迸出萬丈精芒。

法蒂瑪從來沒見過師父施展神力，顯然此時他已穩佔上風，正在高興，見那團紫霧突然改向，對著自己急速湧來。她閃避不及，又不知如何防備，一時間手忙腳亂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但聞「叭嗒」連聲，紫霧似乎撞擊到一堵無形的巨牆，紫氣翻飛，瞬間化作絮絮輕煙。法蘭德司被撞得暈頭轉向，狼狽落地。法蒂瑪耳邊響起似愛的聲音：「蓮花之可貴，在於出淤泥而不染，我們相見有期。」

長老起初未見到法蒂瑪，還以為她藏身暗處。心裡憂喜參半，憂的是此女天性涼薄，只顧己身安危，全然不關心師父。喜的是她有這種警覺，在師門中必能免受屠戮。

法蘭德司怒若雷霆，才幾個回合，就傷了薩赫丹的手臂。沒有法蒂瑪這後顧之憂，長老便挺身而出，專心迎戰。兩人功力本相去有限，但法蘭德司心裡有事，不耐久戰，就採用誘敵之計。不料長老仍是穩紮穩打，用水火風雷將自身團團護住。

法蒂瑪一出現，那一襲嫩白素袍，在滿目黃沙中，確實非常惹眼。法蘭德司哪肯放過良機，立刻縱身飛撲過來，不料卻被一重無形障撞得眼冒金星。

長老和薩赫丹同時趕過來，見法蒂瑪呆若木雞。長老面色大變，忙問：「妳哪來這種功夫？是誰教妳的？」

法蒂瑪兩眼望著長老，心神早已遁向遠方，幽幽地說：「師父，我今天才瞭解，什麼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！」

長老還沒會意過來，說：「妳五師叔功力不比為師差，只能說是一時疏忽，徒兒千萬不要自滿。」

法蘭德司滿面愧色爬了起來，恨道：「想不到你離開本門，功夫更是精進，還有這等厲害的幫手！」

長老淡淡地說：「蒙師父恩典，今天又收我歸宗了。這是我的徒弟，法蒂瑪。」同時又對法蒂瑪說：「來，見過兩位師叔。」

法蒂瑪向兩人行禮，一言不發，站在長老身旁。

法蘭德司立刻向長老陪笑說：「這樣說來，將來毒王一定是你了，適才如果有所得罪，請大師兄原諒一二。」

薩赫丹也大喜過望，忙過來和長老行了吻面禮，又行吻手禮，說：「大師哥，自從你走後，小弟我吃盡苦頭。現在二師兄倒是很少來了，三師兄聽說由金星逃出來了，卻又下落不明。師父很少回山，就是在找三師兄的下落。」

法蘭德司說：「大師兄，小弟是絕對不敢和你作對的，以後有什麼事，請吩咐一聲就是。我現在還有要事，幾個敵人被我困在夏宮，在此先告辭了。」他又對法蒂瑪說：「既然是師姪，就請包涵了。上次我是在薩赫丹的慫恿下，一切都不知情。下次見面，我送妳一些罕見的珍寶，妳就知道五師叔的心意了。」

說罷，有如一陣旋風，法蘭德司頓然隱去。

長老轉對薩赫丹說：「你為什麼欺負我的徒弟？」

薩赫丹嚇得雙腿一軟，跪求道：「我是因為四個孽子被電腦當局逼得走投無路，一時忘了師父的訓示，偷偷出面想為兒子爭口氣，根本沒想到賢師姪也在其中。」

法蒂瑪見他耄耋之齡，連番失利，此刻跪在地上，滿臉說不盡的蒼老憔悴。她趕忙向前跨一步，一把拉起薩赫丹，說：「過去的不要再提了，師叔快請起！」

長老來不及阻止，急得跳腳說：「法蒂瑪！不能有婦人之仁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師父，這不是婦人之仁，這是人性！」

長老厲聲道：「妳懂什麼人性？本門的規矩……」

法蒂瑪說：「師父，任何門派的規矩都必須符合人性，否則不能長久。」

長老連擠眼睛帶作手勢，斥道：「胡說！妳想找死？」

法蒂瑪感嘆道：「師父，死又怎樣？總比活在恐懼中好。」

突然大地一陣悸動，塵沙陡揚。「哈哈！說得好！莫瓦胡、薩赫丹，聽到沒有？這才是真正的強者，強者絕非貪生怕死之輩。」那由地下傳來的聲音，嚇得清水長老及沙漠之風臉色發白，立時噤聲。停了一會，那聲音又說：「法蒂瑪，妳的定力我試過了，膽識我也看到了。不過生死是小事，人在絕望之時，寧願捨生就死，這很正常。一旦希望在前，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」

法蒂瑪抗聲道：「師祖！請恕徒孫無禮，您為什麼要讓大家恐懼呢？如果有一百個凡人，只要同心協力，也比得上一個強者呀！」

「說得好！我剛才調查了一下，妳做過康東布雷的祭司，那裡凡人夠多了吧！妳說他們有什麼力量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要力量做什麼？只要他們生活快樂就好。」

「青山快樂吧？白雲快樂吧？飛鳥快樂吧？游魚快樂吧？」

「快樂。」

「山火一燒，狂風一起，蒼鷹一搏，魚網一撈，那些快樂又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山成了灰，還有青山；白雲四散，仍有白雲。千千萬萬年來，鳥兒歡唱魚兒遨遊，快樂從沒有停止過。」

「妳是說人就應該和草木一樣，自生自滅？」

「徒孫是說，人想做草木，讓他做去；人想成聖賢，也儘管努力奮鬥。」

「噢！莫瓦胡怎麼收了妳這樣一個徒弟？」

清水長老忙說：「師父明鑒，法蒂瑪自幼遭遇悲慘，想法不免偏激！」

「莫瓦胡！你可知道為師為何把你逐出門牆，而沒有殺你？」

「弟子愚鈍，不知何因。」

「告訴你，我認為你違抗我是對的！怎麼現在變了，反而不明是非了？你以為這樣就能夠維護法蒂瑪？」

清水長老嚇得連道：「弟子不敢！弟子不敢！」

法蒂瑪卻義正辭嚴地說：「如果我師父是對的，師祖怎麼可以把他逐出門牆？」

「哈哈！這一點你就有所不知了！我要千秋萬世留名，就必須有非常的手段！妳是我多年所見最理想的上等材料！老實說，我已經下定決心，要妳做我的傳人！要是不能征服妳，我這真理門就到此為止！」

法蒂瑪堅決地說：「師祖，我只是個普通人，您不能逼我就範！」

此話一出，四下半晌無聲，狂沙捲捲的大漠中，只聽得風嘯連連。清水長老憂形於色，一個是多年相隨的師父，一個是視如己出的愛徒，他們的個性自己瞭若指掌。基於意識型態的不同，這兩個人絕無妥協的餘地，他慄慄不安，一幕悲劇已開始上演了。

薩赫丹早被法蒂瑪的膽識震懾住了，一聽師父已把她內定為傳人，深怕失去機會，滿面堆歡地說：「法蒂瑪姑娘，恭喜妳了，師父神通廣大，宇內堪稱第一！如果妳做了真理教的掌門人，我們一定能征服宇宙，永垂不朽！」

法蒂瑪很能體諒這種小人物的心態，由於無能，他們必須依附在能者腳下；由於缺乏自信，一旦掌權，便胡作非為，證明自己可信；更由於貪生怕死，所以永遠如同草芥一樣，隨風起舞，任波逐流。

清水長老一時無計可施，只得說：「徒兒，我們走吧！」

薩赫丹怎肯放過這個機會，連說：「大師哥難得來一次，法蒂瑪姑娘也是第一次來，請到寒舍坐坐，容我作作東，喝一杯我們最珍貴的椰子酒。」

二人無法推辭，只得隨薩赫丹入內。法蒂瑪心事重重，她想起衣紅等人，在所謂小週天中的狀況，似乎不可思議。再說她在大週天中，有些話聽得不明不白，如果衣紅他們走了，還能向誰請益呢？想到這裡，她便向長老求情，要求再見衣紅等一面。

「妳知道他們在哪裡？」

「應該還在薩爾瓦多。」

薩赫丹連忙說：「剛才她們還在南極，法蘭德司趕回去便是為了這事。不過我看五師兄不是她們的對手，完事後，她們一定會回到薩爾瓦多的巴拉區海邊。」

長老瞑目靜坐了片刻，對法蒂瑪說：「徒兒好好聽著，為師剛才用意念直覺，詳細感應了一下。妳應該去，而且非去不可，此行對妳的未來很有幫助。只是千萬不要忘了，師祖無時無刻不在妳身邊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師父放心，徒兒理解。人生所行所為，只要無所企求，該怎麼做便怎麼做，徒兒相信師祖也會認同的。」